



枇杷熟了，悠然见西山

王文锦 摄影 周海峰

避世小岛走一遭

吃完枇杷，还意犹未尽着呢，于是翻了翻地图，朝一处小众的岛屿——阴山岛进发。小岛被太湖揽在怀里，进出仅靠一条古朴的石子长堤，就这么风轻云淡地飘过了唐宋元明清，说这是现代版的桃花源记，也毫不夸张。

长堤尽头，站着岛上最长寿的村民，一棵千年古樟。高36米，五六个人才抱得过来，光树荫就占了两亩地。树干无疑是粗糙的，像风蚀的峡谷，皴裂的笔锋，无限向天空延展的枝叶，却每年按时爆出新芽，每一片叶子，都默默凝望着出岛入岛的船只。其实，西山不乏古樟树，但这却是最为高大的一株了，抬头仰望时，生命就在默默地流动着……

坐拥千年的历史，就不计较一朝一夕，而旅人的到来，让小岛又多了一段新的故事。古樟背后，聚居着棋盘格似的人家，其中还不乏明清时期的雕梁画栋，令人忍不住联想，当时又是怎样的风光。村落里的路往往极窄，正好只能容得下一人，不知是哪条巷口，就会和挑着两担枇杷的村民狭路相逢。



时令枇杷摘一篓

印象中，枇杷应该是苏州最“娇气”的果子了。摘它得当心，若是碰着了黄澄澄的脸蛋儿，第二天就黑着脸控诉你；吃它得赶紧，若是让它哪凉快哪呆着，鲜滋滋的甜水马上就能愤然出走。偏偏，果期还短得很，听说东山的白玉已经快下市，我们立刻改道西山，现在吃青种，当是正正好。

顺着车流涌入西山，满目葱茏中，点点金黄争先恐后地闯进视野，路边早已成为枇杷的流动市场，竹篓盛着，树上挂着，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，都是为了这一口。不过，我们没有在摊头上停留。既然来了，



还得体验下亲手采摘枇杷的乐趣呀。

跟随当地人的指引，沿着公路，开到一处叫金满庭采摘园的地方。这里有一千亩的枇杷林，恐怕连林间的风，都是枇杷味的吧？没想到的是，进园前，当地小哥透露，去年冬天太冷，冻坏了不少枇杷，产量和之前不能比了。

带着些许对口福的担忧，踏入枇杷秘境。靠外的枇杷树，被早来的游客们捷手先登，好在往里走些，纵横交错的河道围出一座座枇杷岛，浓密墨绿的

等了一年的枇杷，终于是时候了！虽说家门口的枇杷树也不少，但苏州人真心爱的枇杷，还得跑去东山西山觅。枕着穿越太湖的轻风，摘下一枚最时令的鲜果，从口到心，都被灵气浸润了。



枇杷叶间，洒落星星点点的小橘灯，静谧得一如外婆家附近的郊野。低处的果子唾手可得，顺手摘下一颗，剥下果皮的瞬间，汁水就顺着手往下淌。或许是严寒中“幸存”的缘故，甜度似乎还高了一级，只是吃了几颗，就收获了满手黏黏的糖分。

记得张爱玲写过个极其优雅吃法，“把枇杷皮剥成一朵倒垂莲模样”，可这里的人们哪等得及呀？两三秒就能一口吞下，摘枇杷时，又是眼光毒辣、下手精准，偷偷一问秘诀，竟然是“越丑的枇杷越甜”！

高处的枇杷，也是不能放过的。这时候，小朋友就派上了用场，骑在老爸脖子上开辟新“战场”，除了有些废爸，没有其他缺点；还有自带竹竿的，轻松往下一勾，底下的阿姨撑开遮阳伞，不一会儿就接了满满一兜的枇杷……

是的，这里也种着枇杷，而且还不少，每一棵都像宝贝一样，被网纱牢牢地兜住，怕被鸟雀偷了嘴去。行走山间小道上，你会见到最经典的种植枇杷的方式——和碧螺春茶田混种，连石榴、杨梅也要来蹭一蹭果茶交织的香气，不用说，都是村民们摸索出的种植小智慧。

“尝一尝呀，新摘下来的！”山腰上遇见一位老伯，身边是满满三大筐枇杷，惹人艳羡。老伯说，早上五点就起床摘了，还好儿子回来一起帮忙运货，不然都来不及摘！山上的枇杷个头更大，一看就是“娇养”出来的，一抿就爆汁。

若不赶时间，在这里守候一场日落，也是值得的。青山与湖面，被夕阳晕染出红紫的色调，群鸟飞过天际，山间劳作的人们，也纷纷沿着小道回家，人间的悠长烟火，在潮声中被拉得好长……